



病逸漫記

陸

錢保鼎儀

司自灤

國利吉

聖茂登

三里河在天地壇前去通州五十里地形高
州六丈九尺置二閘可行舟但有一二處走
沙

大通橋去通州四十里地形高通州五丈置
閘方可行舟

鈔天監每年二月初一日進曆樣十一月朔須
大統于百官進內有

上位曆七政曆月令曆壬遁曆又上吉日

二紙每月粘一紙於宮門御賜諸王有中曆
各布政司則皆禮部降鑄欽天監印以造曆
遍及民間無欽天監印者爲僞造律處斬
八月聽選監生袁慶祥江西袁州人進一本內
言朝廷賞賜過多所入不當所出刑部尚
書董芳不能執法折辱屬官又欲簡慎知縣
正本清源從學校胄監始黜去衰老以止食
污起用高明夏埴張元禎羅倫奏入迄東華
門外打五十

內閣商輅等上言六事節財用開言路飭邊備

足邊餉重地方慎刑罰

雲南鎮守太監錢能獻金銀結絲燈

仁宗皇帝駕崩甚速疑爲雷震又疑官人欲毒
張后中上予嘗遇雷太監質之云皆不然
蓋陰證也

錢溥素善內官王倫凍文與溥東西鄰謂溥曰
王倫來君當見報一日倫至而溥不言文甚
嚙之

上初即位王倫以潛邸舊人頗自尊大於老內
官若牛倫輩皆易視之及仁壽太后又嘗

欲見 上於東宮爲倫所阻以故交惡之遂
下倫獄溥坐交通預草上即位詔并下獄黜
爲順德知縣文在內閣頗與力焉

徐有禎初名瑄 正統十四年有南遷之議內
中甚惡之後吏部擬進輒不見用遂易今名
博學能文辭任智數 天順元年以復辟功
陞武功伯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諸學士
草復位詔有禎獨不署 已而 上問故有
禎乃別挾詔草以進內有云豈其監國之人
遂據當守之位等語蓋謂 景皇帝爲篡也

吳廟有意江南買辦諸學士難言欲持不可而
有禎度不可言 將入對給學士薛瑄云予心
多言恐忤 上意若度稍可當從後觸止之
瑄以爲信於其 語半時其後有禎即大聲曰
薛瑄欲有所言 上問言何事瑄倉卒無對
即以買辦一事言之 上不悅而罷

英國公張輔坐五軍營襄城伯三千營武靖伯
趙輔神機營寧侯朱永定西蔣琬團營冬夏
每月操三日春秋五日間操一月共十五日
錦衣衛校尉五所約八九千人二十四監催事

二百五城巡城五百東西敵共二百朱指揮
一百表指揮一百巡店三十名上直每番連
官共五百二十力士五所將軍一所清軍所
達官

太僕司丞十二員分管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
三年一易孳生馬匹一牡三牝爲一群一歲
產駒三匹三年差內官車駕主事太僕少卿
各一員印烙俵散其送至寺者則給與順天
府寄養每歲江南北共納馬二萬匹江南折
銀十兩一匹歲收烙馬一百匹印馬駒用種

字印大馬用江字印 遼東養馬皆恩軍

國初以富民充專養馬匹不以征進 馬毛
稀秘而齒少者是老馬所產馬眼光照人見
全身者其齒最少照半身者滿十歲所照漸
短其齒愈大又云識馬有病與無病取其毛
附手掌中相粘者爲無病少 雖有病

景泰帝復謚恭仁康定景皇帝

清寧宮本太子所居之宮今皇子既冠者皆居
於此

武昌多山田畝稅五升歲辦杉木板牛皮五百

張蓮肉細茶

兵部尚書陳公汝言退朝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戲曰君職在洗馬所洗幾何劉公應聲曰廐馬皆洗過矣獨大司馬洗不得也聞者爲之絕倒

京官有守領官者得稱堂上考滿得單引不出考語其餘如庶子諭德等皆出考語又給事中除職事相等得前後通考御史外除則不得通考有司官考滿至部如戶口不增者送問清軍得三分以止者得陞其餘雖錢糧未

完不在問例

迤北進貢者待之加於四夷順天供床褥禮部置酒宴光祿人日供米一升肉一斤酒半餅又欽賜下程每五日五人供羊一隻米五升酒若干賞賜頭目十六表裏加賜織金其餘各兩表裏又各衣一套鞞襪全馬價高者三表裏次者二表裏其羈留大同者取萬億庫錢糧供給萬億庫錢糧頗爲大官侵欺以馬草爲名軍士所得者少而官入已者多

光祿寺教坊司皆禮部支糧教坊支糧者七百

餘人光祿行移俱以手本至禮部部爲轉行
科以手本至順天府轉行蓋光祿六科皆內
府衙門故也

尚寶司凡所領寶璽凡十二顆第一

皇帝奉天之寶郊天齋醮用之 第二尊親

之寶上尊號用 第三親親之寶有大小二

顆 誥命之寶 勅命之寶 廣運之寶用

之最多勅命遠去者悉用一寶封識其文云

丹符出驗四方見寶皆內尚寶監女官掌之

遇用寶則尚寶司以揭帖赴尚寶監尚寶監

請 旨然後赴內司領取歲用寶三萬餘顆
歲終尚寶司 進數目

白浮泉今入清河一畝泉在甕山後已塞甕山

下玉龍雙龍青龍等泉入西湖經高良橋注

皇城濠一自西而入內一自東會入通惠自

通惠四里至慶豐慶豐十一里至平津慶豐

地形高平津一丈許水陡絕故平津閘開則

慶豐河身立見議者欲於慶豐南添置一閘

又云濬慶豐河身然濬深則兩淮易至恐不

若增閘之便平江伯某盡力欲通舟左右多

阻之或云道士仰彌高爲上言黑青之出爲
濬河之故或云通河則西湖田不可種故權
貴止之迄無成功

子游武城今兗州府嘉祥縣魯之西郊狩而獲
麟之地

張子房墓在壽張當再攷

張秋舊云景德鎮 西鄆城曹州定陶以至金

龍口 正統十三年河決處

禮部選駙馬同司禮監太監欽天監官筭命錦
衣百戶視其隱駙馬曾聘者聽其所從

鄭村壩以鄭當時得名

天下王府惟蜀府最富楚府秦府次之楚府昭
王 太祖高皇帝愛子田地最多故富其他
如韓府襄城范德最貧至有喪不能舉衣服
不能完者

漢時封王止以皇帝所生之子爲王王之嫡子
世爲侯其他支庶皆同庶人但免其徭役今
王之子爲郡王郡王之子爲鎮國將軍自此
以降凡六等至其末世爲奉國都尉故不能
無窮迫之弊

王妃之婦駙馬之父俱爲兵馬指揮無祿
母雖以子貴然嫡母在則不敢並封生母未封
則子婦亦不敢受封

三年須知考退官老疾者同致仕例罷軟與素
行不謹者冠帶閑住但有冠帶無品級一應
服色儀仗皆不得用有賊者爲民

將軍馬日給料四升草十五斤校尉以下馬俱
三升選將軍身長五尺三寸擔城塼十塊重
四百斤方爲中式隸錦衣尉月食米二石總
旗二石五斗侍衛二十年以上得冠帶

事例不爲常格其數幾千人每千三百二十四人其
四十八人身幹最長分兩番侍立奉天門東
西各十二人其餘布立丹陛左右

廣平侯袁瑄總領宿衛 忻城伯懷寧侯輪直
宿衛九門凡十八衛內外開閉 園子手二
千六百作兩番指揮八人日輪一人銀牌一
千多少 校尉五百三十將軍三百二十四
侯伯以下帶仁字號金牌將軍以下帶智信
等號金牌其餘帶銅牌雖名金牌亦以銅爲
之其銅牌較長

各處之巡撫都御史摠兵叅將等俱請雙馬或單馬或雙船單船符驗先後兵部題本得旨車駕司以手本送尚寶司尚寶司又題本得旨然後給與勘合起送印綬關領他日繳納又從車駕司送尚寶司類繳其餘小官出行但以車駕某字號符驗從會同館起關其符驗隨繳入車駕巡按御史出巡領印與領雙馬符驗行移同

五軍三千神機團營軍共二十五萬之數軍各處輪番有三十萬之數團營十二萬爲精軍

南京不過四五萬之數 鎮江除京操不滿百名

天下歲運米至京師有四百餘萬民糧不在數內

南京御史刷卷清軍皆從北京都察院進本點差遣人賫印送去

南京飯食米領於光祿寺內官主之其米悉皆白糧

京師去年七月有尼妖 遣內官汪質山至灰廠中拷訊之後即以爲西廠伺察陰私今四

方以妖言見捕者日至其來未艾以妖尼爲禍端南和縣執獲一人名王莫者能行鐵布衫法

東直門外二十馬房收草料每一房用太監三人每草一萬須用銀二十兩其馬數不許查理亦曾有人進本乞查馬數問發充軍

通州五衛通州衛係在京衛分其左右衛并龍武等衛皆是外衛

通州秋青草自正統十四年其積草爲虜所焚自今天津八衛打秋青草遂以爲例

在京倉糧每月放二十七萬石內承運庫每季散軍職折糧銀十二萬兩其軍職通計二萬七千有餘

高季迪撰蘇州府上梁文爲御史張度度廣東人所奏劾與知府魏觀俱罹極典

甄城北甲乙丙丁戊五庫與天財承運等庫職罰銀香料等項最富甄城內文華殿南是內承運庫以藏銀絹除歲用外其餘皆入內女官庫雲南各處礦銀各閫辦銀若干各入女官庫其各處折糧銀有一項入太倉以備邊

用歲送西北諸處三十餘萬兩

景泰廢儲之議有廣東指揮王弘發之其謀出於江學士淵當時詔草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乃江文淵之語天降下民作之君則陳循之言當時以爲妙對後文淵家居與揭侍郎家爭田不勝遂訴於朝其中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實有以發之發之以自邀功可謂自實其罪者矣

英廟復辟群臣奏請建儲初云復立元良蓋專言今上王文之子改云選立元良後迎湘

之說實基於此豈文等自以罪逆深重無面目見上故妄意欲選立耶可謂自取誅滅矣

正統十四年駕幸土木成國公朱勇軍駐鷓兒嶺有旨徵還勇以虜薄嶺口我軍一撒虜即至矣上不從遂內徙虜至駕陷時駕下營平地四面皆山

兵部尚書鄺野一日與恭順侯吳某取五軍軍數恭順聞於上鄺走謝以軍之數非外人所預知此祖宗舊制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北虜以六騎犯河間時都御史陳鑑御史姚龍等應赴失期合城宵遁渡滹沱河斷橋結三營以待舍堅城而屯曠野可謂無謀之甚矣城中留者惟七十餘家景泰七年征銅鼓等處苗蠻兵部尚書石璞總督軍務工部尚書王永壽提督軍務侍郎一人太監六人郎中二人摠兵方英以京軍千餘至南京發將調各處軍八萬征進中軍都指揮董梁以五哨從公入進其苗民所居凡十四寨每寨二三千人大率柔脆之兵遠勞

天兵所費過多非所宜也

景泰七年黃肖養反肖養以強盜禁廣州獄時有無賴子弟若干人繫獄獄吏與之索錢不可得盡寘之極刑與肖養同處因相通謀置兵器于飲食中後刼牢出嘯聚為亂有都指揮王清被擒嘗臨城勸降肖養所為詔文疑出其手後死以陣亡聞亦在褒贈之列

修撰岳正字季方之入內閣太監牛玉所薦也墓志作王翺薦正友某指揮與牛玉善故數稱薦正於天順元年五月十一日入閣先

一日英廟召至文華殿喜其北人又所親擢第三人令與呂原等協同辦事入閣僅一月前後宣召無虛日正欲以天下事自任即語上欲乞解曹石兵柄上令往諭之正即親往道所以保全之意石駭之詔上慟哭乞哀上云非干朕岳正言汝二人有謀反意故爾由是二人怨正

是月某日有人於左順門進一本假給事中李秉彝出名內具訐本曹吉祥徐有禎等數人善惡內云曹吉祥之權不減王鎮而曹欽之

惡不減山林獨石亨不與時有禎閑住吉祥怒令京師人索且勸上榜示必得其人逮捕至者頗衆正自云與呂原許彬諸人勸止羅綺都御史其愛妾石亨之妹也綺外除以亨爲內援且以銀千兩賂曹吉祥求轉京職吉祥云此易事但欲汝陰索徐有禎事來告不患不得也羅竟無所報

岳正之被黜也頗以饒舌之故上嘗疾視之曰岳正敢多言乃爾耶後以家事田畝之類爲曹石所懇出爲欽州同知尋以逗遛發充

軍曹石敗滅放回原籍爲民

五月初九日罷西廠。上使御馬監太監汪質即西廠審問妖尼遂以校尉百人與質專以伺察爲事而百戶韋英爲質鷹犬遣人四出所得贓吏一二然自達官以下許先報後聞凡文官無辜受其屈辱者甚多御史黃本以道遇韋英失敬遂爲英鞭撻不可言左都御史李實迎候風旨惟恐或後復與英結爲父子恬不爲耻自後尚書以下人人自恐至內官黃暘等亦受窘迫暘等摠內閣商輅等及

六尚書同日奏質年幼不識世務韋英奸惡小人害及無辜有傷政體即日令革去西廠官校各回原衛着役汪質入內十二日看黃暘過南京陳祖生降一級往鳳陽十六日調尚寶知朱輝爲四川某府同知汪景昂等四人爲禮部郎中等官

仁宗在東宮時監國爲漢府所譖蓋太宗初有易儲之意而高庶人實覬覦之故也於是使給事中胡濙往伺察之仁宗令書其不軌事以聞時梁潛黃淮楊士奇等皆東宮官

善於保護教太子守禮法而淡亦不敢曲意
上承回朝但言皇太子敬天孝親上意稍解
後終見譴乃徵諸東官官悉下獄士奇引咎
得免黃淮等繫獄十年潛語家人云此長麻
線也不足多慮後竟被害

修永樂大典亦宋朝修冊府元龜之意

弘文館在大內之西 正統時始革去黃淮全
問嘗直事 正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
林院官充選時章后在內批云如何不見居
外賢良以 旨赴弘文館於是劉球等幾人

自部屬進次經筵

京師通州兩處積米除每歲支用外餘二千餘
石可六七年之食

偏頭關近檢林寧武關居中鴈門關在東

國朝以漢中府隸陝西瞿州等衛隸湖廣者所
以分全蜀之險山西磁州千戶所在河南界
中直隸寧山衛蒲州守禦所在山西境內亦
犬牙相制之意

戴村壩以分汶水出龍王廟口入運河埭城埧
以分文水入洸河出濟寧金口壩以分泗水

入洸河出濟寧水利主事衙門在寧陽

東宮官典璽局郎覃吉廣西人自云九歲入內
余初在內書館教小內官使吉提督因識其
人亦一溫雅誠篤之士識大體通書史議論
方正雖儒主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大
學中庸論語等書皆其口授動作舉止悉導
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
軍務以至宦官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
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
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

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傷財爲左右
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
經而吉適至殿下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
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吾才讀
孝經爾其見畏特如此東宮出講必使左
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東宮官云先生喫
茶局丞張端頗不爲然吉曰尊師重禮當
如此姑記此三事以傳後人

郭鏞山西人美儀表嘗習舉子通詩經自腐於
進取從太監張敏今殿下衣服飲膳皆鏞幼

所服事云

太子三加初折上中二遠遊冠三九旒冕

景泰帝之崩爲官者蔣安以帛勒死

太宗賜教庶吉士曾子啓等二十八人督責甚嚴嘗親爲試誦一日令背捕蛇者說莫有全誦者詔戍邊而貸之令拽大木啓等以書訴執政執政袖書見上極陳辛苦狀因得釋歸黃鉞常熟人與胡濙尚書同榜進士以給事中養病家居永樂初元徵赴京至半途投水

自溺

王觀安慶人狀元及第官至學士丞旨靖難兵至南京金川門觀走死一妻二女俱被執有旨配象奴妻詭言避難時將有金銀若干寄城外某至親家須吾母女去取方與不爾必爲其所匿象奴利其物因與俱往至城門市人填隘妻云吾母言當以衣裾幅相結恐稠人中相失不便奴許之因固結之其二女亦不解母意比至江側遂繫二女同溺水死宣德六年造北京禮部正統四年作北京城樓六年仍作兩宮三殿

保定劉先生丁憂禮部題本葬祭 聖旨不准
終喪劉辭二本謝 恩明日賜四表裏銀五
十兩米五石鈔十塊羊四羴酒十瓶差少監
送至其家

易山觀
氏文房

病逸漫記終

夷白齋詩話

吳郡顧元慶

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
中有尺素書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喻隱
密也魚沉潛之物故云

古樂府云金銅作蓮花蓮子何其貴攤門不安
鎖無復相關意石闢生口中含悲不得語石
澗古漢時碑名故云

元釋溥光字玄暉俗姓李氏特封昭文館大學
士榮祿大夫賜號立悟大師有二絕句云蠅

螟殺敵蚊眉上蠻觸交爭蝸角中何異諸天
觀下界一微塵裡鬪英雄 荳苗鹿嚼解鳥
毒艾葉雀啣奪燕巢鳥獸不曾看本草諳知
藥性是誰教詩亦竒拔恨不多見

怒氣號聲迸海門州人傳自子胥魂天排雲陣
千家吼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
信如壺漏報晨昏吳亡越霸成何事一唱漁
歌過遠村米元章咏潮詩書旣道勁詩亦雄
壯所謂邁往凌雲之氣盖可見矣

張旭春草帖云春草青青萬里餘邊城落日動

寒墟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中一鴈書集
所不載

李賀詩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誰澆趙州土得
非黃金鑄范蠡之意耶

江西宸濠謀逆 武宗親征旣得凱旋駐蹕金
陵復渡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賜絕句
十二首公又有應制律詩四首應制賀聖武
詩絕句十二首編爲二卷名車駕幸第錄公
自叙謂虞廷賡歌之後古帝王有以詩章寵
臣下者不過一篇數言而止未有聯章累牘

若是其盛者至於屈萬乘之尊在位者或有
之然亦鮮矣若罷政歸休者爲尤鮮或有之
豈有至載至三如今日者乎守溪王公蓋有
四絕句云相國移家江水湄金山望幸已多
時太平金鏡無由進願得迴鑿一顧之 趙
普元爲社稷臣君臣魚水更何人難虛雪夜
相過意海錯尤堪佐酒巡 北固山前駐翠
華慙慙來訪相臣家太湖怪石慙多幸也得
相隨載後車 賡歌千載盛明良宸翰如金
更煒煌漫衍魚龍看未了梨園新部出西廂

西涯先生在内閣時詩云六年書詔掌泥封紫
閣春深近九重堦日暖思吟芍藥水風涼憶
種芙蓉登臺未買黃金駿補袞難成五色龍
多病益愁愁轉病老來歸興十分濃音節渾
厚雄壯不待雕琢隱然有臺閣氣象此其所
以難及也至於樂府尤妙其題與句篇篇自
有新意古人所未道者

皮日休有文數載詩數首陸龜蒙有笠澤叢書
詩亦不多其詩俱在松陵唱和集內三集共

覽方爲二公全書今刻甫里集併之豈前書之本旨乎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茆屋入深居此唐人詩也余見黃叔明畫此詩意并篆此詩畫上隱者廉潔之風宛然可掬恨不載見臨之耳

王文恪公鑿自內閣歸時石田先生病亟遣人問之荅詩云勇退歸來說宰公此機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多如許那有心情問病翁字墨慘淡難識遂爲絕筆後二日而卒今集中

不載

大司徒邵二泉寶乞歸終養上疏不允其詩云乞歸未許柰親何帝里風光夢裡過三月春寒青草短五湖天遠白雲多客囊衣在縫猶密驛路書來字欲磨聖主恩深臣分淺百年心事兩蹉跎讀之令人感動激發最爲海內傳誦

祭酒莊渠魏公校樗僊謝時臣將畫莊渠圖奉公公曰此小景不足煩大筆天下有大四景不識肯留意否乎願先包羅於胸中而後運

於筆端人仰而望太陽豈能睹其真體惟泰山之上
有日觀峯者夜半可以眺而見浴日彌望如鋪金者
海也綠色微茫中有若掣電者海島溪山相間也金色
漸淡日輪浮動水中如大玉盤適海濱望而見海日是
矣登天台之顛曰華頂者乃知此特小海耳諸山環列
外乃爲大海文公嘗同南軒登衡山絕頂晨起遙見霧
氣在下若大瀛海遠山高者僅露其頂有飛動之勢
自謂天下奇觀吾嘗以問顏石屋荅曰我以為混沌也
太山有日觀

者觀日於未出也有月觀者觀月於已沒也長安觀者
西望秦間諸山也越觀也者南望會稽諸山也衡山有
七十二峯亦有日觀月觀不及泰山者當卯位也長江
萬里人言出於岷山而不知元從雪山萬壑中來山亘
三千餘里特起三峯其上高寒多積雪朝日曜之遠
望晃若銀海杜子美草堂正當其勝其詩曰窓含西嶺
千秋雪是也余謂公稟天地之正氣融而爲江河結而
爲山岳言而爲有聲之絕景矣丹青之士安能措筆哉

衡山文先生徵明有病起遣懷一律蓋不就寧藩
之徵而作也詞婉而峻足以拒之於千里之
外詩云潦倒儒宮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
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
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
轍消受爐香一味閒 經時卧病斷經過自
撥間愁對酒歌意外紛紜如命在古來賢達
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
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後寧藩
敗凡應辟者崎嶇萬狀公獨晏然始知公不

可及也

李

南所

高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性狷介不妄

交游日惟獨憑一几焚香玩易而已所居之

室扁曰學易處其於死生禍福之說尤爲洞

達嘗有詩云一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似

山僧不緣嬾出忘巾櫛免得時人有愛憎年

七十二病亟家人迎醫閉目搖手曰數盡矣

留連何益竟坐逝嘉靖壬辰六月十七日也

唐人詩有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惣輸僧

有人易數字云莫恠爲僧心不了爲僧不了

也輸僧出家舍去愛緣惚未能超悟上乘視
塵中造業者已霄壤矣

唐人秦韜玉有詩云地衣鎮角香獅子簾額侵
鈎繡辟邪後山有壞墻得雨蝸成字古屋無
人燕作家韜玉可謂狀富貴之象於目前後
山可謂含寂寞之景於言外也

閩陳侍御琳典南畿學政甚得士子心正德間
以諫去國諸生中獨朱良育送詩最爲傳誦
其詩云春風露冕出郊原落日停驂望國門
抗疏要談天下事謫官應過海南村湯湯江

漢羈臣淚納納乾坤聖主恩歷試古來名節
士爲言身屈道尤尊識者以爲不下李師中
送唐御史也

越僧某索畫於石田翁嘗寄一絕云寄將一幅
剡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
石邊添箇看雲僧石田欣然畫其詩意答之
余謂僧詩畫矣何以圖爲

陳可與讀書虎丘嘗作歌招余其略云山人早
掛席訪我山中客清夜焚妙香蘿月灑石壁
寒泉煮石鐺細酌話疇昔又云山人山人招

不來白日下界多塵埃牛毛世事幾時開一
物於我何有哉余嘗乘月泛舟訪可與虎丘
精舍又贈余詩有山中正思爾良夜喜相過
之句戊子五月可與病亟屬皇甫子浚誌銘
屬金懋仁葬事屬余刻其詩今墓木以拱矣
負此重托言之於邑

吳僧月舟索米口號去歲河橋冰凍有米無人
相送今日月舟上門莫作一場春夢可謂以
文滑稽者也

家住夕陽江上村一灣流水繞柴門種來松樹
高於屋借與春禽養子孫此葉唐夫先生江
村詩也先生生於洪武間家於江村橋故有
是作其詩多警句此尤可喜云

孫一元 歸雲菴詩沙清竹碧鷗出飛野老候余

開石扉古之人但言柴扉荆扉並無石扉之
理如漢人發哀公冢云初至一戶無肩鑰石
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
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鎖鑰一元好
竒初不知石扉乃墓中石門耳故詩貴乎說

天順間癸未禮部災時御史焦顯爲監臨官後
人詩云先兆或從焦御史未然奎醜可爲災
解元唐寅子畏晚年作詩專用俚語而意愈新
嘗有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
田起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君子
可以知其養矣

南方諺語有長老種芝麻未見得余不解其意
偶閱唐詩始悟斯言其來遠矣詩云蓬髮荆
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
種合是歸時底不歸胡麻即今芝麻也種時

必得夫婦兩手同種其麻倍收長老言僧也
若獨種必無可得之理故云

杜東原先生嘗云繪畫之事胷中造化吐露於
筆端恍惚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啓人之高志
云人之浩氣晉唐之人以爲玩物適情無所
關係若曰黼黻皇猷彌綸治具至於圖史以
存鑒戒豈無所關係哉陳後山詩云晚知詩
畫真有得却悔歲月來無多亦此意也

虎丘石壁舊有景仁自中朝持劔南東州節道
出姑蘇飲餞於虎丘其題名云遠峯沐雨幽

軒進風古木晝陰野禽春聲尊鱸食季鷹之
高劔譚吊闔閭之古棊酣而世慮忘酒竟而
別愁起促駕言歸援毫以識紹定五年四月
二十日余少時尚及見之今蘚苔漫滅竟不
知在何處姑識之

吳興王雨舟

濟

人物高遠奉養雅潔刻意詩詞

其所著有宮詞一卷有水南詞一卷有谷應
集有鐵老吟餘其宮詞尤蘊藉可喜姑舉其
一二染指可知鼎中之味矣其詞云駕幸長
春二鼓時提燈馳報疾如飛上房供奉忙多

少才拭龍床布地衣 昨日閩中進荔枝君
王親受幸龍池先將並蒂承金盒密賜脩儀
盡不知 錦標奪得有誰爭跪向君王自報
名宣索官花親自插連呼萬歲兩三聲餘皆
類此

唐羅鄴詩云人間若筭無榮辱却是扁舟一釣
翁頃見王仲深詩云青山無處避征徭十載
書囊到處挑欲買釣船湖上隱近來漁課又
難饒由此觀之我朝之釣翁不及唐遠甚矣
唐之漁翁可以置榮辱於度外今之釣翁則

爲多事人矣

沈醉茶卿隱居許市其詩攻研澄潔有出塵之
格嘗寄余山居雜興詩如云鶴病晚山碧僧
來落葉黃如云隔花水亂響中酒人高眠如
云花好不出戶雨來還舉觴如云酒醒芳草
遠病起落花多如云隱几亂山晚閉門流水
來惜乎天不假年久無知者

余少時嘗聞常熟一暴富者與鄉人方交易買
田有一道人來乞食主人怒其擾聒呵出之
道人書一絕於其壁云多買莊田笑汝痴解

頭糧長後邊隨看他耕種幾年去交付兒孫
賣與誰近來吳中多田之家即僉糧長州司
取剝陪償終則箠楚禁錮連年莫脫其勢不
至傾家蕩產不止也是以人憊其累有知者
皆不售田吳人所以畏役如畏死道人之言
切中時禍不獨爲常熟發也

山居集者岳漳河岳隱山居而作也詩凡三十
八首體裁不一其警策如伐竹云萬竿同蔽
日數畝不分烟如淨明寺云方丈留鶯語山
門待馬蹄題余水亭云竹深雲日細江蒲芰

荷高山居云豆熟藏山兔荷高宿雨蟬七言
如暮秋遊眺村居繚繞寒原外人鳥縱橫夕
照前如山夜喜晴云踈雲落木明星動雨過
空庭暗水鳴如姜憲副過訪云石門落葉鳴
鷓鴣澗道芙蓉響蟋蟀皆清健可喜山居在
陽山西之白龍塢其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
竹尤爲幽絕余嘗題其壁云山中山中少隣並來
往即君家逦上自生竹墻隅亦種花脫巾漉
沾酒敲火試新茶幾度長松下論文意自嘉
又絕句云竹裡茆堂帶激湍清風日日報平

安主人風雅輕文組只恐君王畫去看

拯人之危大是好事古人能行之者如山陽張
儉亡抵孔褒不遇其弟融時年十六儉少之
而不告見儉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
能爲君主耶後事泄融一門爭死竟坐褒近
世親戚故舊略有毫髮利害依附惟恐累已
不一引手援反擠之又下石者皆是也有寄
周岐鳳詩云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

孔融

西湖飛來峯石上佛像是勝國時揚璉僧琢也

下天竺堂後壁是王叔明畫其剝落處近世
孫宰子補之也方棠陵豪自秋官慮囚江歸
省過杭憇西湖之天竺迺索筆而題之曰飛
來峯天竒也自楊揔統疎之則天竒損矣叔
明畫人竒也自孫宰子補之則人竒索矣如
二者迺山中千古不平之疑案予法官也不
翻是案何以服人余嘗寓西湖之上每棹舟
觀天竺畫壁未嘗不窮日而返今爲回祿取
去不可得見矣惜哉

廬山陳氏有甲秀堂帖宋淳熙年所刻有李太
白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一章在內宋人
品爲馬子才僞作今見其筆迹非僞矣字畫
豪放書畢後題曰吾頭懵懵醉後書此賀生
爲我辯之汝年少眼明

高廟詠菊詩云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駭殺
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一統鴻
基兆於此矣

南濠都先生穆少嘗學詩沈石田先生之門石
田問近有何得意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爲

對其詩云白髮真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
詩則佳矣有一字未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
石田曰爾不讀禮經經云寡婦夜不哭何不
以燈字爲春字南濠不覺悅服

江夏吳偉齋年收養湖省布政錢昕家侍其子
於書齋中便取筆畫地作人物山水之狀弱
冠居金陵其畫遂入神品未嘗究以吟咏達
所欲言若有超悟嘗題自畫騎驢圖詩云白
髮一老子騎驢去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嘴
對嘴惜不多見

陸子元大本洞庭涵村世家晚歲業書浮沉吳
市中嘗刻漫稿中有寄余詩其聯云屋裡陽
山應在席門前春水欲平橋結云常記尋君
過澣墅竹青塘上喚輕橈道其實也後寓丹
陽孫曲水館疾亟抵家卒元大性極疎懶好
遠遊如在世外亦不多見也

夷白齋詩話終

讀書筆記

吳下祝 允明 著

歲乙巳允明居憂弗能四方讀書於事理之
理偶有所見隨筆箋記何就有道而正焉

學貴有常又貴日新日新若異於有常然有常
日新之本也

虎狼存父子之仁蜂蟻有君臣之義蠱蓋有時
而人也今人仁不如虎狼而虐如之義不如
蜂蟻而毒如之是人亦有時而虫矣然虫之
人也進也人之虫也退也人之不如虫也哀

夫

造化無全功人類無全才雨露以生之雪霜以固之日月以照臨之雷霆風氣以鼓舞而調暢之彼固各有功焉耳使求生於霜雪求固於雨露求鼓舞於日月求照臨於雷霆風氣得乎難謂之廢物可也人之才有鉅者有細者有高明者有流潛者有寬然而廓以紆擊然而斂以密者必欲其令而不頗天下之人皆廢矣聖人者知其然故困其才而成就之斯天地之功也已於戲甚哉聖人之似天地

也

見子而欲其孝不思吾父之欲吾孝乎臨下而猛不思吾上之不欲其猛乎觸類而爲是思其過也必寡矣

鷄司晨犬傲夜彼固全其信義之性也若猶未足貴也使鷄處無人之地犬遭箠朴之苦若可改矣而不改焉斯尤時性之堅貞可貴也爲人而失其性不失而或改焉者視鷄犬爲何如

詐人信敖人孫非其性然也醜其稱而矯焉爾

然苟欲詐敖亦何稱之足醜間官清醜女貞
非其情然也執有違而安焉爾然苟欲污淫
又何執之能違故君子之於人取其信取其
孫取其清取其貞它無計焉爾

之言也其猶鍾乎大扣則大應微扣則微應
如不扣而應扣而不應也者人必恠之

視聽持行耳目四肢自然之功也聰明運動耳
目四肢自然之效也人惟其自然也是以功
不亂而效自著至於心乃不任其自然而擾
之欲其虛靈而功效之得也難矣

君子之治心也猶權之稱物也過則損之不及
則克之斯平矣然權之取平以人而心取平
卽以心耳不外之重不內之輕斯吾心之權
乎

食物各有性熱者不炙手而寒者不墮指也至
於人食之則溫寒附於中而證於外不少爽
焉是知果行不必爲會誓而至信無假於言
說

齊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莊光見光武
臥不起及共臥也以足加光武之腹二子者

高則高美然君臣之禮可廢乎就使在朋友
且不可若是也蓋高而無禮者歟以是爲訓
吾恐無禮於君者有以藉口也

魏子擊遇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
曰貧賤者驕人耳夫其不禮亦可矣而必曰
驕驕果可有者乎此戰國之所謂賢者也

原思貧而子貢病之病之者非也而思何必諄
諄然辯之乎孔子謂其克伐之難有以夫
郭巨殺子不孝也鄧攸絕類不弟也陳仲子之
廉非廉也逆也宗魯之義非義也黨也葉公

之黨之直非直也悖也是生信矣而信非其
所信也倉梧因讓矣而讓非其所讓也

觀善人者觀已善觀已者觀心

彩色所以養目亦所以病目聲音所以養耳亦
所以病耳耳目之視聽所以養心亦所以病
心中則養過則病

攫金於市見金而不見人逐獸者趨知獸而不
知險况重於金獸者乎

犬見人衣貌之不揚則吠之稍整則亦稍戢蓋
彼惟知外美之可貴也人之知宜辯於犬矣

乃亦唯富貴之敬貧賤之忽而不計其賢否
何如是莫大耳

人之履憂患者大校有三上馬者夷儉一致畧
無乖異次焉者激厲固守堅逾乎日下則隕
穫而已觀人者尤於是乎易見馬

為文作字初無意於必佳乃佳凡事皆然不但
文字也

心者體之君也得喪安危之主也聞以一人治
四海未聞以四體而役一心也人之以四體
而役一心蓋惑於大小繁寡之形耳然不惑

於軍民之大小繁寡而獨惑於心體則習之
罪也故知者皆習

奉親孝事君忠處長孫出言信臨財廉茲非所
謂仁知賢人矣乎人之聞仁知賢人之名則
惕然敬慕而不知親也君也長也言也財也
隨其敬慕而在耳不能孝焉忠焉孫焉信焉
廉焉而徒慕仁知賢人之名是束其足而羨
趣者之前也不亦戾乎

大道之世無忠臣無孝子無君子善人其無忠
臣也非無忠也夫人而莫非忠臣也其無孝

子也非無孝也夫人而莫非孝子也其無君子善人也非無善也夫人而莫非君子善人也

高不虛也卑不污也明而無耀也闇而無昧也張乎其博而非空也歛乎其約而非隘也不偏焉不倚焉其中也而莫過莫不及也心之本體蓋如此

弦被木而音聲發絲附織而文章顯學焉未用而責其功能之蔑者不可哉

讀書筆記終

